

# 猫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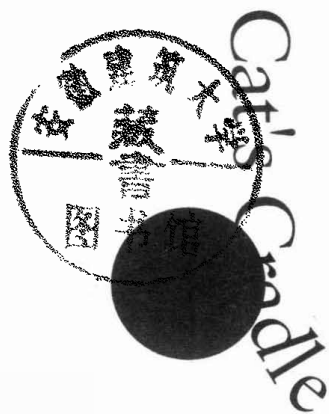
Cat's Cradle

Kurt Vonnegut  
Kurt Vonnegut

库尔特·冯内古特著  
袁伟译

# Cat's Cradle

译林出版社



# 猫的摇篮

Kurt Vonnegut

[美国] 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袁伟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猫的摇篮 /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著 ;  
袁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7

(冯内古特作品)

书名原文: Cat's Cradle

ISBN 978-7-5447-7093-4

I.①猫… II.①库… ②袁… III.①长篇小说 - 美  
国 - 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539 号

*Cat's Cradle* by Kurt Vonnegut

Copyright © 1963 and copyright renewed 1991 by Kurt Vonnegut, J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acorte Press/Seymour Lawrenc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6-645号

猫的摇篮 【美国】 库尔特·冯内古特 / 著 袁伟 / 译

责任编辑 张 睿  
装帧设计 廖 犇  
校 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Delacorte, 196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093-4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序

## “狗屁的猫，狗屁的摇篮”

袁 伟

###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冯——内——古——特。

叫他老冯吧。中国的冯粉多这么叫，透着不拿他当外人的亲切。还有谑称其为“冯（缝）内裤”的，真是没有白读他的书，都能拿他的中文名幽他一默了。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一日夜，老冯在医院撒手人寰，享年八十四岁。此前一年，接受《滚石》杂志专访时，老冯便嚷嚷，要起诉美国一家烟草公司，因为自打十二岁抽上他家生产的不带过滤嘴的烟，便觉神清气爽，头不疼了，眼不花了，腰不酸了，腿不沉了，吃嘛嘛香，还文思泉涌，功成名就，一直活到八十三。烟盒上说好的吸烟要人命呢？虚！假！广！告！<sup>1</sup>

---

1 Lev Grossman, “Kurt Vonnegut, 1922—2007,” *Time* (April 12, 2007).

噱头！冯氏噱头！

噱头？其实此前又一年，在其封笔之作《无国之人》里，老冯就发了这则新闻，放言索赔十亿刀（dollar）。原因：看到小布什、切尼之流主宰天下，他活腻了。只恨没能早死。<sup>1</sup>

原来在指桑骂槐啊。不过，代价太大。且在富于传统智慧的中国人看来，未免性急了些。咱过了八十四这道坎再骂，岂不更好？

维基解密：烟草公司联合美国政府买通上帝，让老冯出门遛狗时被狗绳绊倒，右脸贴地，当即无意识。

上帝早就看不惯他老冯：不信神也就罢了，还一再调戏朕，还自称“敬奉基督的无神论者”——几个意思，这是？

可老冯临死前，指头挣扎作V状。<sup>2</sup>难道是他赢了？他老冯赢了？姓冯（V）他就稳赢？

## 二

### 老冯是个讲政治的人

老冯去世，《纽约时报》连发三天讣告（网络版看如此），备极哀荣，原因却在于专栏作家写得仓促，细节上有失真不周

---

1 Kurt Vonnegut, *A Man Without a Country* (London: Bloomsbury, 2007), 39–40.

2 Charles J. Shields, *And So It Goes*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1), 415.

处，于是一改再改，处于不断完善中。虽然如此，关键词却基本未变，曰：黑色喜剧之才、迫切的道德观、反文化之经典等。

自称只会写笑话的老冯，其实是个很讲政治的人。只是对于自己写作动机的表述，让人不免有点那个：

在许多事情上，我与希特勒他们见解一致。我同他们……并同几乎一切独裁者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艺术家要为社会服务。如果不是觉得我写的东西是良民的责任所在，或者横竖是在努力成为一个良民，我都不会有写作的兴趣。<sup>1</sup>

类似这番明志，挑明自己怀揣“政治动机”，老冯在不同访谈里再三披露，甚至词句都不走样，顶多是少说一个墨索里尼，或多说一个胡安·贝隆——主旨始终如一：作家当为社会的“变革之力”（agents of change），当然是往好里变。<sup>2</sup>在他坦陈这“有点不切实际”<sup>3</sup>的构想中，作家乃是长在社会机体里的“特殊细胞”“进化细胞”，功能在于为整个社会报灾

---

1 William Rodney Allen (ed.), *Conversations with Kurt Vonnegut* (Jack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8), 72.

2 Allen (ed.), 76.

3 Allen (ed.), 45.

预警。<sup>1</sup>

战后在通用电气公司公关部供职期间，老冯常与各式科学家打交道，时间一久，便有了一个令他甚感不安的发现：老辈科学家们只对探索求知着迷，至于科研成果落入谁手、派作何用——这类问题完全就不曾闪过其发达的脑际。<sup>2</sup>

他又听说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心不在焉闻名的朗缪尔的一桩传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H. G. 威尔斯造访通用电气实验室。朗缪尔奉命接待，为此还想出一个室温结冰的科幻故事，供威尔斯做题材。威尔斯听了并不感冒。威尔斯歿。朗缪尔歿。老冯掂量，这一单就归自己了。<sup>3</sup>

他要写科学也有道德意蕴在。这便是《猫的摇篮》之缘起。

六十年代的美国，冷战阴霾、核战威胁已让人心生莫大恐惧。

朗缪尔即是书中霍尼克博士的原型。霍尼克对乌龟脊椎构造的好奇便是朗缪尔曾经大声发出的疑问。霍尼克前去领奖当天，早餐后在咖啡杯旁给太太留下小费，也是源于朗缪尔曾经的轶事。据说，朗缪尔想以此证明自己并非那漫不经心之人。老冯笑趴了。<sup>4</sup>

---

1 Allen (ed.), 76—77.

2 Allen (ed.), 97, 233. 另见冯内古特在美国物理协会上的致辞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New York City, February 5, 1969, in *Kurt Vonnegut* [The Library of American ], 781—789.)

3 Allen (ed.), 161, 182.

4 Allen (ed.), 182, 247.

老冯说，脑袋里建有想象回路之人，面对人的一张脸，能在里面看见故事种种。而在旁人看来，一张脸就是一张脸。<sup>1</sup>

老冯当然是脑中有想象回路之人，而且想象大发了。

### 三

## 《猫的摇篮》没有猫，也没有摇篮

望文生义者捧读本书，大抵会如某豆瓣网友的气急败坏：“为了养猫而看，结果没有摇篮，也没有猫，骗子书！”

骗人的不是老冯，而是人称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霍尼克博士：广岛遭遇核爆那一日，他心血来潮，拿过一根绳子——杀人囚犯捆扎自己创作的末日小说手稿的绳子，翻花绳逗他六岁的儿子玩：

“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猫的摇篮。看见猫的摇篮没？猫咪宝宝睡在哪儿，看见没？喵。喵。”（五）

小儿不解老爹的风情，当下号啕大哭，夺门而去。

---

1 Kurt Vonnegut, *A Man Without A Country*, 134.



数十年后，长成侏儒的画家牛弟回过神：原来是游戏啊，大人手里攥的一把交叉的绳，叉叉叉。侏儒怒了——

“狗屁的猫，狗屁的摇篮。”（七十四）

这句该是小说的副标题：

*Cat's Cradle: No Damn Cat, and No Damn Cradle*

贯穿通篇的回声。

牛弟画的猫的摇篮：黏稠的黑颜料抹出的七横八竖，仿佛一张蜘蛛网。叙述者因而感叹：“这一如在月黑的夜晚挂着风干的黏糊糊的网，难不成就是人类到头一场空的写照？”

当牛弟道破其姐安吉拉虚假的幸福婚姻后，接着就是如此调侃：“看见猫了没？看见摇篮没？”（八十）

同样，听人兴味盎然地谈论博克依教，牛弟不禁冷哼一声：“宗教！”随之又是这般反诘：“看见猫了没？看见摇篮没？”（八十一）

布里德博士赶去给高中毕业生发表演讲，鼓励他们投身科学。因为，据妓女桑德拉忆述，布里德博士诊断，世界的症结在于人多迷信而不讲科学。如果人人肯多做点科研，那么现世的一切问题便不再是问题。（十一）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霍尼克博士——“其身所在，即知识前言所在”：先为原子弹之父——抹去广岛，后成九号冰之父——毁

灭地球。一热一冷，冰火两重天，却都是末日场景。父已不是生命之源，而是死亡之因，毁灭所由——“看见猫了没？看见摇篮没？”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啊。现世的问题终于不复存在了，因为世界已被科学彻底毁灭——“看见猫了没？看见摇篮没？”

人生于世，诡异莫测，博克依教徒要叹“忙、忙、忙”。翻成小牛弟的话——“看见猫了没？看见摇篮没？”

当然，冷面犀利冷嘲断然不是老冯的风格。

老冯是要笑的。

没有“笑”果，还能叫老冯吗？

#### 四

### 老冯是个段子手

老冯小时候在家中排行老幺，饭桌上大人们每每侃侃而谈，小屁孩无缘置喙。偶然一次，小屁孩说了一句好玩的话，大人们这才停下神侃，意识到老幺也有话说。由此，小冯同学悟得了博人眼球的神器——说笑话。于是恶补幽默搞笑的书，每晚必煲电台，听喜剧小品，琢磨笑技。<sup>1</sup>

---

1 Allen (ed.), 69.

习惯成自然，等老冯动手写作，便给自己立下一规：敲打出来的文字得让人笑，否则就是个“败”字。<sup>1</sup>

老冯自称，他的书其实就是“一堆碎片拼成的马赛克”，而且每一小片都是一个“笑话”。<sup>2</sup>

《猫的摇篮》一共一百二十七小节。一百二十七个笑话。

人说读这小说，就像看一场脱口秀。包袱一个接一个。噼啪爆响。

比如，小卡瑟向约拿 / 约翰慢慢亮明身份；比如，小卡瑟在酒店与庸俗商人克罗斯比之间的较劲；比如，富兰克请约拿 / 约翰出任圣洛伦佐共和国总统；比如，富兰克最终道出他常去杰克趣玩店的缘由，又比如……

这便是老冯小时候听喜剧小品悟出的杀招。<sup>3</sup>

老冯说，抖响包袱，真特么难。得掐准火候。就像从头做一个捕鼠器，得费尽心思，让它当跳则跳。<sup>4</sup>

所以老冯说他写得特慢。<sup>5</sup>

不过读者看得特溜特爽。

本译者倒是心有戚戚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乎

---

1 Allen (ed.), 122.

2 Allen (eds.), 91.

3 Allen (ed.), 69.

4 Vonnegut (2007), 128; Allen (ed.), 91.

5 Allen (ed.), 69, 91.

每一句都让作为读者的译者合不拢嘴，却也几乎每一句都让作为译者的读者咧嘴龇牙。

如此刻意谋短章也是为了布大局，下一盘大的棋。老冯坦言，自己心中还存了一丝妄念：让当权者——总统、参议员和将军们百忙之中也能抽空拿起一阅，厚了、长了肯定不成。<sup>1</sup>美国需要“真有分量、真有道德意味的笑话”<sup>2</sup>。还是那层意思：艺术家敏感先觉，乃社会的“预警系统”，当权者要珍视。<sup>3</sup>

遗憾的是，政客从来不听先知的话，否则——老冯附和批评家的推论——他都不必去写《猫的摇篮》。<sup>4</sup>

借过书中教主博克依的话，真情实况，“恺撒一无所知”。

不过，在大学教授写作的经历让老冯一下柳暗花明：眼前的莘莘学子不正是未来的总统、参议员和将军候选人吗？好在相逢尔等尚未掌权时啊。老夫且用这“人性……毒化尔等心灵”，鼓动你们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sup>5</sup>

老冯到底给自己的说笑事业<sup>6</sup>找到了大用。

---

1 Allen (ed.), 5.

2 Allen (ed.), 75.

3 Allen (ed.), 76—77.

4 Allen (ed.), 121.

5 Allen (ed.), 123.

6 Allen (ed.), 91.

## 五 所谓黑色幽默

老冯出道伊始，写了机器，遂被贴上“科幻作家”标签。这在他，倒也无所谓，毕竟有作品面世还是挺有面子的事。可后来发现，“科幻”原来是个很low的标签，特伤自尊，于是不爽起来。好不容易熬到那标签磨旧了，忽然一日，老冯正枯坐家中，一顶钟形玻璃大罩自天而降，轰然便把老冯盖住。罩上还缀一标签，上写：“黑色幽默”。老冯觉得这名称好“神秘”，又见逃无可逃，便开始做了一番功课。<sup>1</sup>

老冯考证，所谓“黑色幽默”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描述的“绞刑架下的幽默”(gallows humor)，一种中欧特色的幽默，是无权无助之人身陷政治绝境后发出的笑。在美国这边，它叫“犹太人的幽默”，是孱弱而慧黠之人身处绝境时的幽默。老冯认为，自己惯常写的可不就是无权之人身陷无可奈何之境时的感受吗？大难临头，面对恐惧，还要搞笑，是为绞刑架下的幽默，也就是黑色幽默。<sup>2</sup>

---

1 Allen (ed.), 4, 156—157.

2 Allen (ed.), 56, 90—91.

咦，三拐两拐，老冯认了，从了。不管怎么说，这标签可比“科幻”高大上了许多，而且真的相当科幻。

或许还因“家学渊源”吧。

老冯生长在美国中西部的德裔社群，本家曾祖乃自由派思想大拿，周围都是画家并雕塑家之流：热爱艺术，怀疑宗教，挺有文化的一堆知识分子，玩起幽默来却喜欢往残忍的道上走。老冯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泡大的。一上手编段子，死亡和灾难都是底料。<sup>1</sup>有道是近墨者不能不黑，这样厮混久了，小冯同学想不黑也难。

也好。不是有批评家一直不拿老冯当回事，说他简单且缺乏“深刻的模糊”吗？

而今冯氏幽默已然发了黑，黑到残忍了、浑浊了，就不信你还能等闲一目了然？

老冯只怕躺在玻璃大罩里，偷着乐呢。不出来了，大家都方便。且看尔等批评家还能在俺身上翻出什么花来？

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迪克斯坦把六十年代美国的黑色幽默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他称之为“语言”（verbal）黑色幽默家，其中就包括引入“黑色幽默”一语的弗里德曼，乃至菲利

---

1 Allen (ed.), 12.

普·罗斯。另一派则以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及冯内古特为代表，他称之为“结构性”（structural）黑色幽默家。两派人马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一切体面和禁忌，作品充斥怪诞、荒谬或异域情调。但“语言”派小说的基本单元不外乎恶趣味的搞笑或单口乱喷的独角戏。这样固然改变了前代小说的调门，却并未拓展其专注于个人小天地的狭隘视野。无论就小说的题材还是形式而言，其实并无开拓之举、建树之功。而“结构性”黑色幽默家则大不同。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其作品呈现出来的强大想象力：情节广博至极、构思精妙至极、文脉复杂至极。荒谬、吊诡或怪诞等元素不止于或主要不在口舌间，而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或根本属性。他们或如品钦，重新发明历史小说，或如冯内古特，借时政热点、当代关切，别开生面巧作文。面对一个拿人不当人的疯癫世道，他们强烈要把自我来伸张，唯不同于“语言”派的直接喊叫，他们的伸张是在恢宏的结构里。<sup>1</sup>

老冯觉得如何？还能认出自己不？会不会仰天大笑：俺也能牛叉至斯啊！

七十年代，有人写书评捧老冯，说他在“笑声里找到了能

---

1 Morris Dickstein, *Gates of Ede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9—103.

暂时缓解存在之痛的止疼片”。老冯觉得这话写得漂亮得紧，真这样倒好了，可惜实情未必。他对于笑的认识大抵就是大萧条期间的感悟。大萧条摧垮了美国人的精神，于是大家每天围着收音机，听点幽默段子，得些许鼓励、些许解脱。<sup>1</sup>

不过，晚年的老冯就这样说了：

我真正想干的事就一样：让人笑而松快下来。幽默能缓解疼痛，就像一片阿司匹林。<sup>2</sup>

嗯，很接近了呀。

生活可能变得糟糕透顶，幽默就是一个抵御之法，自保之道。<sup>3</sup>

目睹德累斯顿毁灭前后之状，老冯说自己笑了：

……那是灵魂在寻找慰藉。<sup>4</sup>

提及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受难者的笑，老冯说：

面对恐惧，幽默几乎就是一种生理反应。<sup>5</sup>

老冯的认识提高啦。

本来嘛，老冯是当局者迷，未必清楚自己有多厉害。尼采

---

1 Allen (ed.), 124.

2 Vonnegut(2007), 130.

3 Vonnegut (2007), 129.

4 Vonnegut (2007), 3.

5 Vonnegut (2007), 3.



不是有言——“人人都离自己最远”？<sup>1</sup>如若不然，那一句德尔菲神谕也不会传念至今。

老冯升入文学圣殿，便丧失了自说自话的权利。那是批评家的奶酪。

何况这批评家似乎还言之颇有理。

比如，他说写科幻出身的老冯思维精确、缜密，往往爱把事件脉络打散，分成二十来股，末了又干净利落一把收拢。<sup>2</sup>

译者在读译《猫的摇篮》的过程中，正是这种感觉。章节虽短，事件多头，一次但说一点一滴，可脉络从来不断不乱，而是条条伸展，层层铺垫，待到众人登上飞往圣洛伦佐的航班，已然呈现收拢之势；待下了飞机，上得岛来，前文提及的各色人等显影聚集，一场人类末日的大戏终于开场了。借过老冯的“马赛克”说，直仿佛原先散乱一地的马赛克碎片遽然随风而起，飞向酒店大堂的那面墙，一幅莫娜肖像瞬间而成。

至于在这部小说里，老冯的幽默黑在哪儿、如何黑，循着专家的提点，外加老冯的证言，读者自可品鉴把玩一番。译者在此就不越俎代庖了，免得夺了读者的乐。不过有一例，译者实在按捺不住，哪怕顶着剧透的恶名，也想拿来先与看官分享。

---

1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2 Dickstein (1997), 109.